

呷尔初夏

□ 李存刚

风雨过后的落日

那个夏日的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穿城而过的路面湿漉漉的，医院的院子里也湿漉漉的，东一块西一块地汪着几滩明晃晃的雨水。在我的印象里，医院院子的地面一直是平平整整的，而雨水改变了我的这点并不确切的印象。我从此知道了，雨水竟还可以是试金石和校验剂，不用谁亲手去测量，也无需谁开口说话，只需要来一场不大不小的雨水，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出随便哪块院坝子平整与否。我们在院子里停好车，拉着行李经过院子时，只能闪身腾挪，以躲过那些亮汪汪的积水。回到住处刚把行李放好，便听见窗外响起密集的滴答声，推开窗，天空灰蒙蒙一片，被突起的雾气蒙住了。被蒙住的还有八家铺子山顶上空的落日。最初推开窗的时候，八家铺子山顶上空的落日正挂在山顶上空，在雨帘和雾气组成的幕布后面，像隔着厚厚的毛玻璃看一盏微亮的白炽灯，没有了我若干次见到的光芒万丈。但是，仅仅几分钟后，一切就都变了。几分钟前，我还在猜测这场该死的雨到底什么时候停下来，还沉浸在雨水和雾气遮蔽落日的奇观里。为了不让雨水飘进房间，我随手关上了玻璃窗，随后坐在窗前的凳子上，准备记下这场雨；还没来得及把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变成文字，就发现窗外的雨声渐渐地变小，然后彻底停住了；等我再抬起头来时，就看到了重现在八家铺子山顶上空的浑圆的落日。没有了雨水，雾气也散去了，在这个初夏的傍晚，八家铺子山顶上空的落日，终于还是释放出它的万丈光芒。坐在窗前，透过经过若干次风吹雨打、沾满污渍的玻璃窗，望着窗外重新被落日笼罩的金碧辉煌的世界，我惊呆了。

我想，如果不是我们赶在又一场大

雨来临之前回到住处，我无疑会错过这样的落日。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又错过了多少高原的日出日落、风霜雪雨？

落日时分的呷尔河

另一个初夏的傍晚，我站在于呷尔河东岸的九龙县民族医院住院部四楼，又一次看到非同寻常的呷尔河。

确切地说，是呷尔河流经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城的一小段。

更确切地说，是呷尔大桥和立壁桥之间，刚刚进行过河道疏通工作的那一段，目测长度不超过五百米。

发端自崇山峻岭之间的呷尔河，全长123.5千米，我看到的只是其中小小的一段，而且还是站在河流东岸半山腰一栋五层楼房的一间屋子的窗口看到的。

医生办公室呈狭长型，面壁摆了两张电脑桌子、两个文件柜子、一张检查床、一盆绿植，再有五六个人同时出现在屋子里的时候，就结结实实地显出屋子的小来了。我每周至少有两个早晨，作为第六或第七个人出现在医生办公室里，参与同事们例行的交接班工作。到了傍晚时分，医生办公室里通常只有一个值班的同事，那天，我是临时多出来的第二个人。

呷尔河河道宽阔，我在冬天初到这里的时候，河水还只是沿着西岸涌流的一股，往东一侧的大部分河床裸露着。我后来有好多次散步从西岸的河堤上路过，循着哗哗啦啦的水声望见湍急的河水，关于呷尔河的最初印象被彻底颠覆——远远看来细细的河流，原来是一道深厚的大水。大约半个月前，裸露的河床上突然驶来几辆挖掘机，从下方的呷尔大桥开始，一点点往上，不断将河床上的砂石挖起，倒进一旁排队等候着的大

货车车厢中，一车接一车，源源不断地运走，不知道运到哪个繁忙的建筑工地去了。

我看到的河床上端是一处狭窄，像一个啤酒瓶顶端的窄口，挖掘机自上而下作业到那里之后并没有停止，而是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挖掘了至少两遍，直到裸露的河床上出现几汪浑浊的小湖泊。没多久，小湖泊便连成一体，成了一汪浑浊的大湖泊。凭着河床中央留存的那条高耸的砂石带，宽阔的河床上出现一清一浊、一静一动，泾渭分明的奇妙景象。昨天，或者是前天，河床中央那条高耸的砂石带被刨出几个斜形的缺口，柱状的河流于是像一幅卷起的画轴那样，在河床上徐徐展开，西边清澈的河水沿着缺口哗哗啦啦地流进了东侧浑浊的湖泊里，然后向着南方哗哗啦啦流去。

这个初夏的傍晚，我站到住院楼第四层的医生办公室窗口前，一扭头便瞥见疏通一新的呷尔河。即将沉入对面八家铺子山那边的太阳，将阳光打在哗哗啦啦的河水上，为河面上泛起的水花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辉，一片片水花连在一起，满河滩银光闪闪。

河西岸上耸立着几栋楼房，落日的照耀下，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们和楼前的街灯投射在地上的阴影——扭曲变形了，仿佛是在落日的余晖里做着最后的挣扎。一楼六层楼房旁边，耸立着“铭宇汽修厂”。按照工作要求，从赶来这里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我每天早晚都必须指定的手机软件上，通过GPS定位和人脸验证系统打卡，记得有几次，我站在此刻站立的楼房里，打卡显示的地点竟然是“铭宇汽修厂”。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铭宇汽修厂”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现在知道了，却不免有些隐隐的担心，如果有人仔细追究起来，我该怎样才能解释清楚——这隔着一条河流的误差。



雪飞二郎山

□ 刘乾能

没有一丝风。漫山遍野，只是白茫茫一片。

崖顶垂下的灌木枝条上，挂满了亮晶晶的冰凌。凑上前去仔细观看，原来这些有着冰的质感的东西并非冰，而是堆积起来的雪花。雪花飘落，一粒一粒堆积在枝条上，挤挤挨挨，在寒风中被冻结，凝固，成就了眼前的景致。低矮的树林，每一根枝条都积着厚厚的雪，白色的雪花，映衬着树枝的黑褐、疏朗、简洁、明快。一棵松树，树干挺拔，有二十多米高。此刻，树冠大张，挂满了积雪。靠近山谷一侧的树枝上，因为山风反复劲吹，糊着一层厚厚的雪团，仿佛被某种外力无情地捆绑着，收敛了往日的舒展。木本杜鹃的树枝被积雪覆盖，冻僵的叶片在严寒中由墨绿变成黑褐，没有了往日的苍翠。杉树被积雪包裹，每一根枝条都吊着冰片，像穿着一身洁白的盔甲。悬崖上，垂下一根根藤条，藤条上结满了冰，俨然一枚枚悬挂的冰针，均匀、尖细、晶莹剔透。那些密不透风的灌木丛，此刻完全成为雪的温床。至于山中的涓涓细流，因为雪的到来，或在山沟里铺陈为一片晶亮的冰瀑，或化身为悬崖边硕大的冰柱，又或在厚厚的冰盖下演奏着“叮叮咚咚”的优美音律。

这是一场雪的盛宴。雪，成为冬季二郎山最狂野最张扬的霸主。一片片雪花从天而降，铺天盖地，前赴后继，肆意、决绝。它们飘落在树木杂草石头上，以一种不容争辩的霸气，将山林石草渲染成同一种白。在阳光的照耀下，这白晶莹剔透，简单而纯粹。这种纯净的白。或如虎

踞，或似龙盘，或显出不同的几何图案，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在二郎山上看雪，赏雪，玩雪，人融入了雪，雪淹没了人。那一瞬间，思绪随着雪花飘逸起来。雪花飘落的时候，只是尽情地释放自己，从不会顾忌其它。落在枝头，落在花朵，落在溪水，落在枯木，于雪而言，注定只是一场偶遇。它所能做的，只是从天而降，前赴后继地飘向大地。胸无杂念，心无旁骛，是它始终坚守的主题。雪带来的，显然绝不只是闲适、浪漫和安逸。雪在装扮二郎山的同时，也给这座山留下了别样的注解。

195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官兵在物资供应极端匮乏、自然环境极端恶劣、风险挑战极端严峻的情况下，战风霜，斗严寒，住帐篷，吃野菜，在二郎山悬崖开山筑路。没有机械设备，战士们把麻绳捆绑在身上，将身子吊在半空，一人扶铤子，一人挥铁锤，开凿炮眼，破石掘进。山高路远，供给困难，食物短缺——为了保障基本生活，部队专门抽调战士，在树丛、荒草、乱石中挖野菜，找野果。面对严寒缺氧的恶劣条件，面对少油无荤的艰苦生活，面对不断袭扰的毒虫侵害，有的战士身患高原肺心病，仍带病坚守岗位；有的战士被落石砸伤了手脚，简单包扎后又挥锤凿镐；有的战士发着高烧面红耳赤，吞下一把药片马上进入工地；有的战士牺牲了，也只能就近掩埋。王德全、唐时昌、孙学德、孙忠珍……二郎山，镌刻着英雄的名字。那些没有留下英名的低矮墓碑，在雪飞如幻的二郎山，透着刚毅与坚定，有着与山一样的巍

峨与挺拔。

曾几何时，地处海拔3000米的二郎山道班管养的8公里公路，是川藏路上的咽喉地带。气候多变，弯急坡陡，给养路工平添诸多困难。可以想象，一边是崖边垂下的冰柱，一边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当冰雪覆盖、暗冰时现，听着防滑链碾压路面冰随时发出的“咔嚓”声，手握方向盘的驾驶员永远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发生意外，轻则撞到岩石，车损货倾；重则坠下山崖，车毁人亡。“车入二郎山，性命交由天”。看到路旁或悬崖下支离破碎的车辆残骸，每一个路过的行人或驾驶员，心头便都落满了雪，每一粒都刻着冰冷的疼痛。

因了雪，从1983年12月起，这段路实行车辆单向定时通行的交通管制。定时单向放行，配备防滑车，铺撒防滑砂，单向运行收尾车等制度，创造了二郎山路段30年来首次实现冬季无死亡、无重伤、无重大事故、无阻车、无纠纷的重大成果。

这些，雪是不知道的。雪，依然会在每年的冬季，甚至更早的时节悄悄飘落，让原本葱葱郁郁的二郎山素裹银妆。只是，漫天的雪花下，一条五公里长的隧道从二郎山腰穿越而过，即便是大雪飞舞的寒冬，人们也不必再冒险翻越二郎山垭口。纷纷扬扬的雪花，便和那些山花、鸟鸣、溪水，和那一株株松树柏树，成就了二郎山别样的景致。透过皑皑白雪，人们依然会看到身着印有桔黄色标志的道班工人，在二郎山山公路上默默守护。曾经的全省交通系统“五朵金花”之一，二郎山道班，永远是二郎山最美的风景。

《说文》：“碑，竖石也。”现代解释是：刻上文字纪念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能在名山大川题留墨宝的，名人、名文、名笔三者至少居其一。

著名的景点能吸引更多的名人雅士，文人骚客也愿意为名山大川留下墨宝，互为益彰。名胜古迹的楹联匾额碑刻钟铭，成为了向公众展示书法的载体。碑上所刻的内容是史学家们关注的，普通人更多是将其作为书法来欣赏。石刻，犹如刊印在石头上的书法册页。读碑阅石，也就成为了旅游的一项重要内容。

碑刻自然也成为了一个景点或建筑重要的文化标记。一个地方的历史与文化深厚与否，读一读碑就能估算出七八分。

老君山作为天全县历史上的道教名山，在时代的变迁中，早已衰落废败，但从人文价值上看，碑刻依然不朽。

天门石是老君山第一道关口。巨石天成，不需要画蛇添足在上面题文刻字。

通向第二殿的台阶上去，左右两侧的平台上赫然矗立着两通石碑。地上荒草丛生，反更衬托出石碑的高大与凛然气势。石碑高约2.7米，宽1米，整个碑面上只有一个字，左侧是“龍”，右侧是“虎”。字净高2.2米，宽0.90米。以草书的笔法，落墨后一挥而就。

左侧的“龙”字，昂首向上，正蠢蠢欲动，仿佛就要从石头上腾空而起，一飞冲天。如果是阴雨天，石碑上的“龙”字沾了水，就真正的活了，滴落身上的雨点不是来自天空，而是它搅起的水珠。山上雾气重，缭绕石碑四周，不是云飘雾动，而是龙在云雾间腾挪翻飞，呼风唤雨。

与之相对的“虎”字，俯身下山，带着凛冽之势，似乎就要跃出碑面来。对石碑进行测量时，不小心触到了虎身，恰有一阵风风吹起，树木摇动，好像真有猛虎即将跃出。

庙堂道观门前，惯常陈列的是狮子等雕塑，刻得威猛高大，张牙舞爪，以彰显威严表现气势。见得多了，就感觉落入俗套。老君山别出心裁，只树两通碑，左青龙右白虎，令人耳目一新。

两字皆见功力！在技术不足的古时，字要先写好后再按一比一的原貌描刻到石上。这么大的尺寸，尤其难得！遗憾的是没留下书写的时间与题刻者的姓名。只能结合石碑建筑



傍水而依，靠山而立，长流之支，青衣江畔，于文笔之趾，此谓吾乡。

“长淮白浪摇春枕，故国青山接夜航”。虽不为举人士子，也不曾举于科试。可游子所依，与之相伴，不过是故乡垂柳，亦不过是江畔之思。吾亦所思，吾念所故，蓦然回首，只见江间那人踌躇，低头沉吟，道思故。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青莲居士的枕前念想，见得满霜落地，听得游子呻吟。他浪迹一生，放荡不羁。亦名震长安，受赏玉真，供奉翰林。可一生归宿，不过是明月故乡。愁绪应明月，乡愁因心生。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只见得古道瘦马，余晖落幕；受得西风萧瑟，风沙前尘；只听得鸟雀哀嚎，游子哀叹。马上的人回头，故国的人眺望。相看两不见，满眼盈泪眶，却已是天人一方，所念其故，到头来不过空归一场。乡之所寄，吾之所念，寄予乡思，望踏乡途。

天之全，亦是乡。从二郎山巅俯视，落得个青山绿水千州依，清秀翠丽万争艳。见得春日朗爽，闻得夏时蝉鸣，赏得秋分红枫，看去冬之雪满山。古有“两岸猿声啼不住”，今有喇叭河畔猿属林立；不曾见“飞流直下三千尺”却也得青衣江水清流回溯；难以观“南朝四百八十寺”且在慈郎为君祈。穿过阡陌纵横，立在这乡土之间。看文笔山塔屹立于山，龙湾湖岸蛟龙潜游；感受湿地水域，薄雾缭绕，迷迭如幻；看青涩群山，蜿蜒绵长，纵横千里。

踏过儿时的沥青小路，记得旧时小楼下的摇椅蒲扇。揣着路上捡起的白果，闻着午风，恬然入睡。老道上砍去的百年银杏，断了我树下往事。等不到的那片落黄，回不去的童真年华，空落的前尘往事。可仍记得，那年夏天它欠我的那片银杏，叫我怎了得执意的那片江南柔情。后来，念书到了它处。仍见到过那种大树，可终究不是那记忆里的那抹黄。不曾留下过家乡的痕迹，却偶然的一年冬天，在翻开的一本旧书里，我看见那片不知何时拾起，依然夹在书中的银杏。那只是儿童的无心之举，却像是十年前一场波涛，涌进十七岁少年的心中。打乱了弥久的礁岸，退下了最温柔的海潮。像梦中折断的海棠花，散漫地飘进秋波里，却荡起了涌动的相思愁情。我用指尖触摸着叶片的茎梗，嗅着那个夏天的味道，原来什么都

山野读碑

□ 何文

与道观兴衰，估计成明清的作品。

还有一块值得一说的石碑，独立于山巅的莲花石丛中。

碑身略小于龙虎碑，却特别醒目，是老君山保留下来的原有建筑的标志性代表。位置高是它的第一个优势，站在远处，一抬头就能看见。又特意用红色油漆将题写的字填涂，变得非常扯眼。以我这个写字从小被父亲斥为“鬼画桃符”的书法门外汉看，真是写得好！书写时应是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很是潇洒，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题，碑上题写的是什么字？问了身边好几位，其中不乏对书法颇有研究之人，对着照片端详半天，也不能确认。有人说上面如两条游龙相戏的两字是“飞龙”，正中的大字，有人认为是“洞墨”，有人以为是“洞界宫”。涂填得这么醒目，难道就是提醒人们来辨认吗？于是我对人讲述这个碑特别好，尤其是上边的字。引得大家刨根寻底追问，一定要我说出到底好在哪。把大家好奇心逗引出来后，才慢慢说，好就好在不认识！常会引起一阵大笑。倒是左边落款的时间一目可识：“大清光绪己亥年”，从而能确定是1899年碑刻。

书写者皆无法查证，应证了高人在民间。《道德经》言：“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也许，书写者在用行动践行这些观念。

字赋予石头文化。立起来的碑，便是陈列于大地上的一页页书法册贴，供人们观赏，学习，揣摩。

有缘的人，能将字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拓印在心上。

愚笨如我者，能看个热闹，已是倍感荣幸。

最是日常惹乡愁

□ 杨龙锦

没有变。小心地夹回书里。我试图忘记它的出现，因为我希望下次再见到，它仍是一个惊喜。我们总被生活困住，忘却原来也有过那份美好。模糊的童时，只有那片银杏被记住，记忆中的故乡，被书中的银杏标记。默道着地久天长，常言着平安相随。

为城市中的灯红酒绿而停留，却仍依恋着市井中的烟火人气。翻动着油锅边的臭豆腐，握着瓦罐汽水；阿婆端上炸粉，巷间晚风道家常；舀起烧锅里的豆花，看马溪山腰稻谷绿；簸箕宴上品鸡豚，聆听土司旧尘事；白鸡盘里淋肥汁，桥头堡瓦蔓青藤。我相信总有一盏灯火，亮着我的念想；我知道总有一处巷道，留住了我的乡愁。

故乡，不求你繁花似锦，但愿在来年春天，与你应诺十年树下之约。

栏目说明

本栏目以刊登散文、诗歌、评论、小小说等作品为主，旨在集中展示和推介区域性、行业性文学创作成果，助力区域（行业）文化发展，培育区域（行业）文学人才。联系电话（微信）：13094496949。

本版责编：农 夫 田 禾